

〈中國人的心理〉系列

20

中國人的生命長河

反思與安頓

◎策劃：余德慧博士◎執筆：林國雲等



0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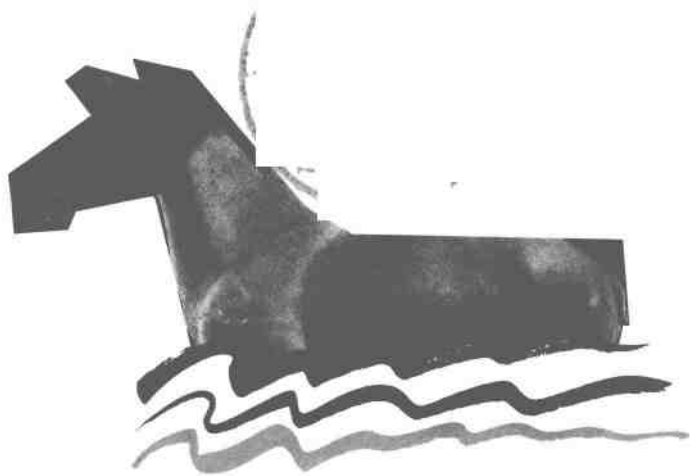
〈中國人的心理〉系列

20

中國人的生命長河

——反思與安頓——

◎策劃——余德慧博士◎執筆——林麗雲等



〈中國人的心理〉系列20

中國人的生命長河——反思與安頓

作 者／林麗雲

執行編輯／俞壽成

封面設計／馮君藍

發行人／劉安屯

總編輯／王桂花

出版者／張老師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一三一號

郵撥帳號：0113368-8 張老師月刊雜誌

電話（02）7130281 傳真：（02）7131267

排 版／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耘橋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印／中華民國80年8月

初版三刷／中華民國82年2月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2486號

定 價／180 元

I S B N／957-9486-64-6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國人心底的故事

「中國人的心理」系列出版緣起

中國人是我們最熟悉的民族，中國社會也是我們最熟悉的環境；由於周遭一切現象都因著「熟悉」而「自然」地發生，使我們忽略了其應有的特性。

「中國人的心理」系列叢書便試圖去尋找可資分析中國人心理特性的線索，以做為中國人了解自己的心理基礎。

近幾年來，台灣社會的現代化趨勢不斷加速，都市居民很快地含攝各種次文化的向度。當多元化價值取向的次文化漸次成形時，即使是傳統文化，也只能佔有一席之地，與科技文化、企業文化、辦公室文化等並列，而不再是一支獨尊。

我們對中國人心理的基本立場是在於「強調中國社會本身的自主性

與再生性」。中國文化的自主性來自於中國強勢的傳統所支撐中國人未來發展的主幹；這個主幹具有融攝變革的特性，也具有其較難被完全抹煞的「文化原型」；而中國文化的再生性則在於中國人自我的改革，並以外在環境為適應對象的有利變化。

這兩個性質支配了我們的思路，對我們考察中國人的心理變遷有相當大的作用；一方面我們企圖在不斷變遷中的心理歷程捕捉不太容易變化的「心理原型」，並企圖看出它們到底直接或間接地支配了目前中國人行為的多少細瑣的行為，或者從一些簡單的舉止中得到有意義的詮釋；一方面我們也希望看到一些與中國文化原型相衝擊的基本概念，看看中國人如何在不滿自己的情況下，向自我的原始設基挑戰。

這是相當有趣的思路。有時候我們會靜想，這個時刻研究中國人的心理是多麼恰當的時候；這個文化像個蛻變中的巨獸，在時間的冠冕之下總是賦予自己一個不同的風貌，它不再像百年沈睡安詳的老獸，某種力量不斷匯集在它的體內，使它從睡眼惺忪中甦醒。我們的問題是：到

底是什麼力量使它改變了自我的風貌？我們能不能用一套比較完整的心理架構來說明它？在中國文化生活的子民又如何感受到文化巨獸的變遷？

講它的故事可以有許多版本；可以從微細的部分開始講起，也可以從最大的概念開始說；我們在這套叢書要說的，就是從比較細部的心理開始著手，然後碰觸到一些巨視的概念。我們不希望追隨文化心理的學者，先導出一個架構，而是優游地從實際的生活去累積觀點，並且把這個活動當做終生的樂趣。

花自飄零水自流

林麗雲

序

寫這本書時，有段時間我幾乎都在看日記和書信、手札，有自己的、也有別人的。

幾次閱讀至深夜，一回神，就覺得恍惚，驚心於人世巧妙多變，有些順著人意，有些卻也天翻地覆，完全背離；有些在當時是那樣的驚天動地、扯心撕肺的，而如今竟然雲淡風輕，刻痕不留。

其中最引我興趣的是：二十幾年前，我迷戀著歌星馬雷蒙，日記中夾留了幾張他的照片，且記錄著他所唱的歌，而且還花了心思，寫了一封長長的信，自己糊的信封，還在封面上畫了一幅少女的頭。

不知為什麼，當年卻沒把這封信寄走，而且完好的藏存在我的書櫃裡。推算年月，那年正是母親過世，母親的死，爾今想起，都仍覺得是

大事，但為何翻遍了日記，竟只看到短短一行字——「爸爸說，媽死了，永遠不再回家。家中進進出出來了很多，比王公生大拜拜還熱鬧。」

緊隨著這段字後面，我口鋒一轉，責備起馬雷蒙的新歌不好聽，心裡有些生氣。二十年後，我有一位好友意外死亡，而朋友的死好似給我震驚很大，因為長達半年的時間，我日記中斷斷續續記錄有關他的死亡。

我第一次詳盡描繪死亡的過程，也第一次感受死亡具體在自己眼前展開的震撼，由於朋友的死，我開始思索生命存在的艱澀問題；甚至，有一小節時間，我因死亡的纏惑，陷自己落入慌亂無告的境地。

說它有趣，而且特別在這序中提起，實在是因為一樣是死亡事情，對我而言，卻在不同的年齡、不同的生命階段中衍生出不同意義。

就好像大學時代，看藝術表演是當時生活上的大事，總是節東縮西的湊足五十元、一百元，只為了買一張後排入場券，日記中甚至還如此

自惕著——寧可餓兩餐，不可錯過一場好的表演。

如今看來不可思議，記得近兩年，偶有朋友相贈藝術表演的貴賓券，我卻也幾度在日期過後才猛然想起，因為，我眼前所關心的事早已取代我欣賞藝術的心情。

是的，人是會變的，而且會隨著每個人人生階段的不同需求、不同條件而改變。有了這樣的認識後，擺在我眼前的日記、雜記、訪談資料、書信手札，就頓時成了一頁頁豐富的生活記錄，敘說生命每一流程的不同故事。

目次

- 1 中國人心底的故事——「中國人的心理」系列出版緣起
- 4 序·花自飄零水自流／林麗雲
- 1 序曲·生命宛若幽靜長河／余德慧
- 15 變奏曲·如歌的行板／余德慧口述·林麗雲整理
- 25 探索曲／林麗雲
- 55 〈探索曲之分析〉少年不識愁滋味／余德慧口述·林麗雲整理
- 67 建立曲／林麗雲
- 99 〈建立曲之分析〉衆裏尋他千百度／余德慧口述·林麗雲整理

- 111 穩定曲 / 林麗雲
137 《穩定曲之分析》衣帶漸寬終不悔 / 余德慧口述·林麗雲整理
- 153 黃昏曲 / 林麗雲
167 《黃昏曲之分析》化做春泥更護花 / 余德慧口述·林麗雲整理
- 173 《從古觀今》·中國人的生命長河 / 王邦雄口述·林麗雲整理
- 191 附錄：人生追尋的八大階段——艾力克森理論簡介

《生命宛若幽靜長河》

序曲

余德慧／撰文

望著坐在櫃台的小姐，反覆地站在那兒整理化妝品，「請幫我度過這『長夜』，一個黑人歌手的歌聲從附近的音箱響起。

「請幫我度過這漫長的一生。」台北的街頭彷彿以低吟的聲音吟唱著一股悲涼的歌。

「我這一生要怎麼走？我今年二十五歲。專科畢業之後，以為終於可以走自己的路。我幹過業務員，也幹過小公司的職員，最後，我迷失了自己。

我的憤怒來自於我被欺騙。

老師們總是說：『教育的目的是在陶冶身心。』但我從來沒有被告知，當這社會追求有錢的時候，我做為一個被變化過氣質的讀書人，怎麼活在這個『錢淹腳目』的世界，而我是如此的清貧。我毫無機會。」一個業務員站在一家百貨公司的角落，跟我談著他的感覺。

在此之前，我剛訪問過一位老教授。我曾陪著這位老先生一個晚上，這位老先生在台大教書四十年，已經退休五年了。那晚，我坐計程

車去接他，因為他要到一家日式料理店與老友們聚會。

在料理店裡，這些老人用台、日語夾雜的話，說了一些笑話及病痛的抱怨，最後在一些清酒的刺激下，老人們拍著手唱日本小調——這些歌距離他們初學的時候已經超過五十個年頭。

我陪著老教授回家，他那痛風的腳又發作了，跛著慢慢地走，手微微地顫抖，我扶著他上二樓，倍覺辛苦。進了家門，他那讀大學的孫子正在打電話與女朋友聊天，小孫女則捧著三民主義在沙發上背著。他的兒子還沒回來。我停留一會兒就告辭，下樓梯時，想像著老教授的背影慢慢踱進他的房間。心想著，今晚老教授又是漫漫長夜，為他的貪杯而發作的痛風失眠了。

漫長的一生，老教授已經度過了大半輩子。自從退休之後，他已絕口不談他的研究，彷彿一生發表的論文已經燒成灰了。他對他兒子的事業不在意，與結縭五十年的妻子分居兩個兒子家，他也不涉人孫子的交女朋友、孫女的大專聯考。一切世間事是如此的淡遠。

人生宛若一條長河，業務員的怨與老教授的休止符之間，彷彿有著一條河，蜿蜒地流著——在每個人的心底。我突然意識到在這條長河潺潺的水聲中，到底人的一生在變化著什麼？是事業的建立與毀敗嗎？是成就的達成與幻滅嗎？是感情的結合與分離嗎？

或者是，事業、成就與愛情是我們人生過程中的媒介，讓我們從這種媒介中求得某種意義？

讓我們沿著這條河的源頭，來敘說我們的故事吧。源頭不在我們無憂無慮的童年，不在有書就讀、有話就聽的歲月，而是來自第一次體驗到與自身有關的選擇。

在起點，那原本只是一個小小的爭執，後來就愈來愈明顯了。

一個轉系的大學生，就是在這起點。他說：「當年，爲了父親的一句話，我填了他喜歡的科系。他說：『你要是填了建築系，那沒關係，你的一生由我負責。』可是，後來我發現我父親並不能爲我負任何責任，自己的人生還是要自己去過，不可能讓別人爲你負責。」

「在這一生的累積，父親一直把我們管得太死；他可以在生活方面提供相當的空間，我可以有自己的錢花，郊遊、買衣服。可是，在個人成長方面，他就完完全全把我們捏得死死的，他不容許我們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後來我徘徊在轉系的關卡時，我才發現自己雖然活了二十年，可是我從不曾真正活過，我缺乏自己的想法。在轉系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活得很辛苦。」

這是他第一次發現自身的存在，第一次發現父親的謊話，第一次要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可是，這只是故事的起點，二十歲的年紀發現了自己，卻也發現自己是空蕩蕩的。

一位二十五歲的女孩子參加了一個生涯團體。她說：

「那天晚上，我把自己的生命藍圖畫了一遍又一遍，卻找不到我真正想安身立命的感覺；圖表上要我畫出未來的第一年到第二十年，我卻只能填上結婚、做事、賺錢的事。除此之外，我居然不知道自己活著幹什麼。心裡一急，坐在地板上放聲哭了……不確定的感覺不是來自感

情、工作，而是自己……」

「後來，我只好打電話叫我男友來。兩人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也只是拼湊到十年後，兩人拿到博士學位，再下去就沒有了。我覺得好沒意義。」

這位女孩並不很喜歡她的男友，總覺得她的男友缺乏了什麼。可是，當他們在畫生命藍圖時，她才發現：「我所想成就的東西好像都建立在其他事情的配合上，男友、丈夫、父母與家庭，如果把這些人與事抽離掉，真正剩下來的只有一個很虛的自己。」

然而，人生的河面在這二十到三十的歲月裡，每人都忙著訂自己的目標，這些目標是我們把自己投身到外在的世界，奮身取得。「取得」就是此時此刻的生命意義；「取得」意味著自身與他人的結合，也意味著成就反映自身。

沿著河走下去，我們終於進入了投置自己於一種新的現實——工作世界與家庭世界。